肚臍眼展覽～

世界醫學生年會與會感想

醫五　陳芝忻

其實有時候，機會是要自己去尋找的。

在三年級之前，記得有一次系報有介紹到東亞醫學生年會(AMSA，Asian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其中提到了有關世界醫學生年會的消息，(IFMSA_GA，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ASSOCIATION_General Assembly)那個時候很想參加，即使我對於「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MSA_TAIWAN)一點背景知識都沒有，完全不知道，在正式成爲醫學生的那時起，我就名列中華民國醫學生聯合會的一員，也不曉得每年交的系會費，總是會從中支出一筆稱爲「醫聯會費」的款項支出。也就是說，我佔了毛坑那麼久，卻不知道自己身在毛坑，享有拉屎的權利……(絞盡腦汁總算找到這個好譬喻…..呼…)也不曉得，其實每年醫聯會都有默默在各大醫學院中辦一些展覽或講座，在一二年級時，完完全全的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所以當一知道人人都有機會可以參加「跨國性組織」時，我還挺興奮的：「嘿!!我是可以像個大人物一樣出國開會的呢!!」。

可是過了一年，期待了一年也做了一年的夢(在某場會議中遇到命中注定的帥氣外國醫學生就此牽垣乖隔兩兩相忘之類春意盎然的想像….)，這樣叨叨念念的我，並沒有再次聽到任何有關世界醫學生年會的消息……也沒有聽到有與會人員徵選的訊息，心中納悶，原來從頭到尾可能都是南柯一夢，醒來才發現自己是大頭呆李伯…..

直到三年級，一次在實驗室中正心無旁騖的做著微免實驗，斤斤計較著Liu's stain到底要染秒鐘，聽到班上早已參與醫聯會活動的同學在宣佈有徵選世醫與會人員的消息，好奇加上「終於讓我等到了」的心情之下我也去填了報名表，(裡頭有好多問題，我記得有一題是問，你有什麼專長?我就半開玩笑的寫....「我會說笑話」....)後來也沒什麼消息，自己也忘得差不多了。(其實最想忘記的是自己在那份報名表上要了什麼白痴……)

到了快要放寒假前，正翹課快樂的在

睡覺著，手機響了，一個不認識的聲音突然的問我：「你還想去參加今年(2001)在馬爾他(Malta)舉辦的世界醫學生年會嗎??」連問父母都還沒，(其實應該先懷疑一下打電話來的人是誰的….but who cares！我好愛坐飛機的……)就先答應了下來.....(後來被我媽罵到臭頭...不過我可以坐飛機了!!)

那是我第一次參加世醫，完完全全的狀況外。

先來談談馬爾他吧!!這在亞洲國家是鮮少聽到的一個地名，卻是歐美國家流傳以久的渡假養老聖地！跟台灣很像，馬爾他是在地中海上的一個小海島國家，位在義大利南端的幾個小島組成，每個島的面積都不大，主要人口就集中在像台北市大小的主島上，人口數也不多，大約是兩三百萬出頭。常用語言爲馬爾他語，官方語言爲英語。因爲位置的關係，馬爾他群島是地中海上的交通樞紐，爲戰爭的必爭之地。所以其文化融合了西方的天主教與東方的伊斯蘭教，居民的血統也多帶著點東方色彩。這就是我和醫學生聯會正式扯上關係的地方……

2001年三月，我在瑞士高興的晃了一圈之後，到馬爾他和大家會合，第一天兵荒馬亂，各國代表擠在飯店的櫃檯前辦著註冊手續，放眼望去，老實說，我是先被外國學生的『糙老』嚇了一跳…..亞洲籍的代表(日本.台灣.菲律賓.印尼)在裡面像是不小心被裝錯到大白鼠籠子的小白鼠….還眞有點恍若隔世的感覺….這時閃過腦海的念頭是：「啊~~~怎麼沒有帥哥…..」之後緊接著並沒有太多時間讓我傷心，精采的開幕儀式就開始了，通常每次世醫開幕都非常盛大，常常是除了邀請各國學者專家以外，幾乎都還會邀請到地主國的皇室或總統，(像2001年三月馬爾他世醫邀請馬爾他總統，2002年三月南斯拉夫世醫邀請到王子及王子妃，2002年八月台灣世醫就邀請到陳水扁總統)，陸陸續續的，搞不清楚狀況的我，也一點一滴的開始接受世醫的洗禮……

仍舊是一頭霧水的我，只知道每天晚上，大家在忙完自己委員會的事之後，還必須開個國內委員的討論會，初來乍到，還不知道台灣在這種NGO(non_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中，一樣倍受打壓(嗯...這個字眼強烈一點...)，隨時都有可能在每次的GA中喪失會籍(因爲台灣不是被UN承認的國家)。大家每天開會都十分的緊張，深怕在最後一次全員投票大會時出現狀況……

原因很簡單，因爲這個NGO是隸屬於UN下的一個學生組織，雖說不牽涉到政治，但是組織中的許多成員(醫學生)，未來都很可能進入UN下工作，而加上IFMSA中以歐洲國家居多(其中北歐國家是老大)；老大們覺得，UN下的組織不管是不是NGO，應該要「follow the UN list」(也就是說un會員國才可以加入)。這個危機一直存在，可是如果北歐派的大老們沒有想扯的意思，其實也倒相安無事(當然有這個問題的不只台灣，還有一些怪國家也是….)。問題就出現在上個年度(2000暑假的葡萄牙GA)，熊熊出現了一個由大陸來的觀察員(並不是醫學生是旅行社代表)，表達了大陸官方對於這個組織「高度興趣」。那次2000暑假的GA就開始了一場會籍攻防戰....(記住！！「漢賊不兩立，賊立我不立!!」當初台灣就是這麼意氣用事現在才苦無機會進入聯合國…所以我們要以史爲鑑，決不輕言放棄！)

而會籍又爲什麼那麼重要??這是個簡單的問題，一是這代表我們可以在IFMSA中發出聲音，享有權利；二是種心理狀態(反正台灣在任何國際組織上被認同就是種該珍惜的事)。那次在葡萄牙的聚會我並沒有參加，不過由於大家的努力，恢復台灣會籍(好像是在

199幾年時被剝奪的，原因不可考，有興趣的可以上網查查醫聯會資料)的問題被壓倒性的贊成。(但是非常可能在寒假的馬爾他GA又被提出,因爲北歐大老們毅力驚人)而所謂的大陸代表也無聲無息的消失(可能GA民主色彩太重，不合他口味吧!!)，這是一次危機的解除。

而接下來的馬爾他GA，大家都費盡心思把台灣表現出來，步步爲營，每個委員會都有準備要報告，也都非常努力的在和各國委員"交關"，就怕在最後一刻不死心的北歐大老又提出上次爭議的問題……不出所料！北歐大老在最後一刻交出了這個修改案(投票會的前兩天晚上十二點)。大家那天心情都超沉重！但也必須開始運籌帷幄，利用僅有的兩天對各國拉票。

那些天下來，如果身在遊說的團隊中，你將會發現其實除了東方人外，外國人並不眞的了解台海關係。他們甚至嚴重的，不知道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差異(有的還把TAIWAN當成在中南半島的THILAND)；也不懂爲什麼兩岸不統一就好？(除了正式的解釋外，我都說這是種"kimochi"問題)有著一定程度的失望，但是在遊說時聽到外國朋友支持的聲音也倍覺溫暖。努力到了最後，投票當天每一個修正案都非常迅速的通過，就獨獨卡在這個修正案僵持不下了一兩小時。最後還暫時休會先讓大家吃晚餐再繼續開，最後的結果是，北歐大老妥協了！(因爲台灣人太會ㄠ了)章程仍是修訂，修爲"本會之會員國follow the UN list,但是已經是正式會員國的國家不受此條款約定"(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小心失去資格就沒機會了)。之後有一些表態支持的國家，紛紛過來向我們致意，那種成就感無法形容！(其實北歐國家也不是壞人，只是腦筋死了點，外國人都常有這種通病的……)。

這個問題在馬爾他也算"暫時"被解決掉了，但是大家也沒有因此掉以輕心。在2001年暑假的丹麥GA，台灣醫學生組織提出了要在台灣辦2002年暑假GA的申請，也順利爭取到主辦權(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舉例來說，荷蘭可是爭取了兩次，才有機會舉辦2003年暑假GA)。如果大家有注意的話，2002年的暑假其實台灣蠻熱鬧的！台灣主辦單位的用心，讓許多外國人印象深刻，也讓所有會員國都知道，台灣實力不容小覷！

到現在升上了五年級，參加醫聯會活動也兩年了，一共參與了三次的GA(2001三月馬爾他、2002三月南斯拉夫、2002八月台灣)，雖不能說是GA常客，但是也看出了一點端倪，(總是砸錢下去了，沒長知識也長見識了！)我想我是應該有幾句感想可以說說的…..

首先讓我第一個想表達的，就是有關於最近教改爭議不休的「英語」。是不知道現在小孩子英文到底強到什麼程度啦，不過我倒是深知「揠苗助長」的來由！！眞的接受「像我們一樣的教育方式」的人，就不會說英語嗎？眞的台灣人英文就差到總是ㄘㄨㄚ\賽嗎？參加這麼多場GA，我總是以一句話勸勉後進：「不要以爲長得一副白種人樣的就會講英文」。這很眞實，因爲常常在GA會場上，見到英文也不見得「輪轉」的外國醫學生！並不是說自己英文就好到講得很道地，我相信英文比我好的大有人在，只是臉皮厚薄不同，敢說你就有表達的機會！就好比那些看起來「應該要」很會說英文的外國學生，不管他們說得再怎麼破，他們也要表達，當然這樣就會進步，我深深相信。而且，老實一句話，台灣人英文再怎麼破，總有日本學生墊底……這麼幾次的世醫下來，發現這麼些個亞洲國家，台灣人的英文算是最被接受的！別問我印尼、菲律賓，相信大家也聽過外勞講英文，可能文法比我們正確，可能「師承」英國殖民；但是他們的發音是很「印尼

式」、「菲律賓式」的。嗯….難道台灣沒有「台式」的嗎？我敢說，沒有！最多也是老教授們「日式」英文，那是「殖民地的印痕」，跟中文本身並沒有太大的關係，加上中文本來就極少有「外來語」(別跟我說哈利波特之類的西哩呼嚕咒語…)，中文語言的發音範圍本來就涵蓋了許多語言的發音範圍，我們的先天優勢就是語言學習會比說其他語言的人方便，所以，「不要以爲長得一副白種人樣的就會講英文」，這是我第一個感想。

接下來，就是有關於「未來」。

大家都知道「生涯規劃」，也可能都有一套自己的生涯規劃，但是生涯規劃的前半部，我想九成以上的人跟我一樣，「念完醫學院，考執照，當醫生，養家活口，退休，含飴弄孫」，最多多個「念念研究所」，然後呢？這些無關生活品質，也不是這樣就不好(畢竟我也是這麼想)，但是參加世醫，讓我有機會體驗「Culture Shock」。我遇到過一個德國醫學生，他是念完大學後才決定想念醫學，他也做到了，之後加入了德國醫學生組織，更進一步，他當上了世界醫學生組織的總編輯，當他知道自己選上世界醫學生組織總編，他第一件做的事是休學(幾乎所有的世醫組織官員都會休學)——因爲他想好好的做好這個職務。當我遇到他時，他即將卸任，問他接下來是不是要回去學校？他的回答是，他想先流浪一年之後再打算。爲什麼？我想這是文化差異吧！很多老外是活在當下的產物，他們敢作夢，也勇於實現夢想，(這也是世界醫學生組織可以和UN一起辦一些人道救援活動的原因)；並不是說我們這樣「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就不好，只能說是不同文化造就不同的想法。還有很有趣的一點，是他們都很活潑——我們的議程，每天都是早上八點開始開會到晚上八點，但是每晚午夜十二點都一定有一場PARTY！幾乎一半以上的與會人員都會到場，每個都費心打扮、瘋狂跳舞，狂歡到凌晨兩三點，然後隔天依然神采奕奕的到餐廳吃早餐，按部就班參加自己委員會的會議，讓我驚訝的，除了他們驚人的體力外，還有他們享受生活的方式。沒有人是一副「書呆樣」，當我第一次參加世醫PARTY時，原以爲會像印象中的大學生PARTY一樣，男生一邊、女生一邊，就連跳舞也像小學跳山地舞一樣一群人圍成圈圈，只會不斷的前踢後踢左跑右跑……不對！每個人都舞技超群，正式社交舞、快舞、慢舞，女生扭動著水蛇腰耍性感，男生配合著當鋼管；求偶舞滿場飛……誰說醫學生只會唸書？這是我在世醫看到的第二個感想，也深深的爲這種「做什麼像什麼」的態度所震撼！

當然除了這些以外，會議中的交換意見以及訓練課程，也是讓人收穫不少，但這些部分跟學校上課相去不遠，只是語言改成英文，討論方式更隨性，也不會有人怨恨上課發問，或是有老師小心眼的熱愛點名及刁難學生……這裡也就不須贅述，主要感想是偏重在於不同的文化上面，我想最好的方式，並不是讓大家在我的敘述中迷失，畢竟感想是很個人的東西。套句張愛玲的話，「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邊文學是要挨罵的。最近我在一本英文書上看到兩句話，借來罵那種對於自己過分感興趣的作家，倒是非常切當：『他們花費一輩子的時間瞪眼看自己的肚臍眼，並且想法子尋找，可有其他人也感到興趣的，叫人家也來瞪眼看。』」我的文章也不過是這樣的身邊文學吧？當我開了場「肚臍眼展覽」了！！若眞要想徹底了解，還是就咬著牙閉著眼自己來一次吧！！